

水之茶居

杨羽仪



水乡茶居

杨羽仪

[76]

Y220



10012935

水乡茶居

杨 羽 仪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吉安地区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7.375印张 1插页 140,000字

1985年10月第1版 1985年10月第1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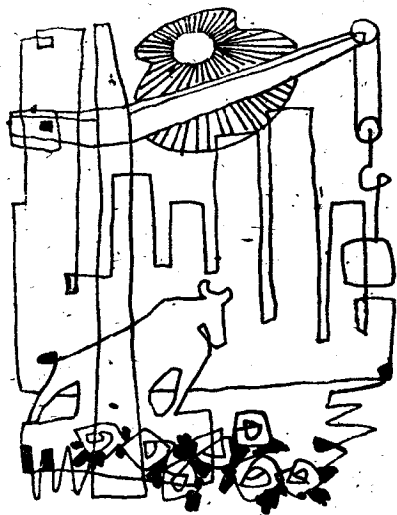
印数 1—6,150册

书号 10261·637 定价 1.20元

目 录

边城的空间和节奏	3
花的世界和花花世界	9
快餐厅里的哲学	15
桂岛月	21
灯海，大鹏的眼睛	28
在空软车厢里	35
浸 月	38
长河落日	44
珠海渔女，你叙说着什么	50
根 姐 儿	57
水乡茶居	67
狂 言	71
珠江的游船	76
美 美	83
歌 坛	87
旋转的气势	91
水巷遗迹	94
乡间幽默	101
蜜 月	108

水乡二题	113
花 事	120
画 中 人	124
花 潮	130
功勋鸽	135
饰	139
野 菊	143
淘金人家	149
黑石顶一日	153
小北江的琴声	162
封川行旅 (三章)	170
月亮女神	176
峡山飞霞	180
古城夜市图	187
蓬莱的童话	192
石窟写意	197
华山险道上	200
雪 渍	206
香港的桃源	213
时 间	218
地下城风光	224
“麦当劳”	230



中国
起吊特区
特区
离太阳最近



边城的空间和节奏

音乐有节奏感，绘画有空间感，这大概是最普通的常识了。

城市也有她自己的空间和节奏。这种空间和节奏，不仅塑造了城市的形象、城市的浮世绘、城市的众生相，而且还浮雕着历史的一个侧面。

比如香港，它的空间和节奏就很特别。有人说，它是一座密不透风的石头城，我看这夸张并不太过分。倘若你从飞机上鸟瞰香港岛，它就象南海岸边一只华丽的船。船体很小，船台上矗立着无数的摩天大厦。大厦的密度和高度，与船的长度和宽度比例极不协调，象漫画家常用的夸张手法，把楼壁的线条画得向外倾斜了，大有楼倾船覆的压迫感。香港的街道，万仞高楼，耸入云天。灯红酒绿的长长市街，夹峙在两旁层层摩天石柱中间，宛如一道道城市的峡谷。霓虹灯的飞旋，车流的奔逐，市声的喧嚣，人潮的汹涌……仿佛这一切都是藏在“船”舱里，令人感到气闷，甚至有窒息的危险。

摩天大厦中，夹杂着许多“斗室”。我细细打听，才知道在香港有斗室之居，也着实艰难，非要千元（港币）租金不可。一间斗室，分成许多“白鸽笼子”，住进好几家人，那是常见的。香港人往往以住“白鸽笼”自叹。在一个白鸽笼里，只住一对鸽子，别的鸽子从不争窝。但是，香港的“白鸽笼”，有时住两对夫妻，颇有点天下奇闻吧！其实，也未必稀奇，这对夫妻出去“挨世界”，为生活奔走；那对夫妻则拖着散了架的身子回来就寝，如此轮流“执政”，视如龙位。只是，每每在温热的梦中突然惊醒，因为时辰到了，便要“退位”哟！

这样的一座石头城，还有空间和节奏感可言么？

一位在香港工作的作家曾透露这样的事件：在湾仔道附近，有一个维多利亚公园，那里有碧绿的椰林，有清新的海风，有鲜润的泥土气息，就象画家在密匝匝的笔墨中，留出了一点儿的“空白”，让五百万的香港人有一个透气的地方。然而，这处绝无仅有的“空白”，也危机四伏，官方要拍卖这个“空白”点，引起香港人强烈的骚动，请愿、游行，抗议当局制造的窒息。事态几经曲折，才平息下来。但是，地皮商们早已虎视眈眈，不知什么时候，香港人终会连一点透气的地方也没有的！

在这个“孤岛”旁边，耸立着一座深圳城。它被划为经济特区后，仅两年时间，就从一个破旧小县城变成一座初具规模的新城。楼房从二、三层升至十六层、十八层、二十四层……商业城、电子城、蛇口工业区、赤湾石油基地……拔地摩天之势已初露头角。从全国调来支援特区建设的大军，使边城人口大增，虽远不及香港的喧闹和繁华，但是，马路的汽车

不再是零星落索，而是车流成河。原来几米宽的三、四条马路，变成纵横交错的大道，那些万国牌的平板车、大卡车、空调大小旅行车、小轿车……不绝的彩色车流，使这二十多米宽的马路顿觉狭小，市政府只好三改扩充道路的计划，向四十多米宽的大道进军了。

入夜，宽敞的大街上，穿着重彩衣服的特区人，在七色霓虹灯的辉映下，更加浓艳了。色彩是个怪物，清淡的，显得飘飘渺渺，似有若无，人即使多些，也无拥挤的感觉；浓艳者，浓得化不开，便有凝固的实感，显得特别拥挤。初到边城，这惊艳，这喧闹，这繁华，这溽热，使我想起少年时在香港生活的压迫感。

边城的建筑稠密起来了，边城人的生活也颇有拚搏的味儿。我到蛇口工业区访问，采访前，朋友提醒我，蛇口人的时间观念很强，千万别罗嗦。果然，我想访问一位主要领导，遭到谢绝。访问一位副主任，他规定谈话时间不能超过四十分钟，待到三十分钟后，已经有两个电话催他到工地去，他只好告辞了。后来，我访问一位工程师，原先规定谈话三十分钟，后来发现我是他的同学的同学，破格延长了五分钟，算是尽了同学的情谊。至于那位秘书，是个走马灯人物，忙得团团转，只好抽午饭后的空隙，开着车子陪我绕工地一圈，来个飞车看花。在我十多年的采访生涯中，从来没有遭到这般的冷遇，竟使我一无所获。我带着满腹怨气，独自走出工业区。这时，迎面出现一条大标语：

“时间就是金钱，

效率就是生命。”

它象一阵秋雨袭来，使我从睡梦中悚然惊醒。我想起丰子

恺的散文《吃瓜子》，他用幽默的笔调嘲讽旧中国国民的消闲性：

“所以我说发明吃瓜子的人是了不起的天才。而能尽量地享用瓜子的中国人，在消闲一道上，真是了不起的积极的实行家！试看糖食店、南货店里的瓜子的畅销，试看茶楼、酒店、家庭中满地的瓜子壳，便可想见中国人在‘格，呸’、‘的，的’的声音中消磨去的时间，每年统计起来为数一定可惊。”

我细想，倘若一个人有闲陪你在一起，慢吞吞地吃着瓜子，在“格，呸”、“的，的”的声音中和你聊天，“吹”它三几天而毫无厌倦之心，即便他说得天花乱坠，你倒要提防他的虚伪。特区人把时间、速度和特区建设的命运连在一起，正是对旧中国国民的消闲性的有力抵制。

先前，我觉得一无所获，殊不知我怨艾的正是特区人最宝贵的东西。在长长的海湾上，在喧闹的市声中，我觉得连闪闪地旋转着、升腾着的尘埃，也成了标志特区建设兴旺的精魂！

然而，我又担心边城的拥挤，特区人的拚搏生活，会使这座新城沦为石头城，变成一个“小香港”。后来，我参观了许多地方，发现这座边城的建设者颇具艺术家的气质，十分讲究空间和节奏感。一座三十多万人的城市，划出了几十公里长的东部海岸线作为旅游区，还有城北的深圳水库，城西的笔架山银湖、西丽度假村等好几个风景区。即使象蛇口，是个发达的工业区，也在工地旁边划出大片土地，依山傍海，建筑别墅区、风景区和游乐场。这样重视风景区和游乐场建设的，在中国并不是随处可见的。

在灯海明烛天南的闹市边缘，有一座深圳水库，那里绿得幽闲。它虽不是天然生成，却烟霞万顷，满眼绿意。十分疲倦的人流连于山水中，也会象喝了一杯咖啡，精神立刻爽快起来。有时遇上薄雾，满湖烟雨，进入朦胧的境界，你会觉得湖在半醒半睡中。按常理，容易使人疲倦，然而，那是绿色的雾，在你的眼前揭开一个神秘的童话世界。

在深圳的电子城附近，有一座笔架山银湖，再远一点，有一个西丽湖度假村。那些明湖，绿得野趣横生。三五成侣，夜宿山林，枕溪流而浸月，点篝火而野炊，也是高亢、急促的生活旋律中一段幽悠的抒情曲。

你从边城向东进发，那里有无数美丽的海湾，都可以辟成旅游区。目前，已开发了小梅沙度假营，它和西丽、银湖的风格截然不同，前者是幽闲文静的姑娘，后者是粗犷凶暴的壮汉，颇有“十万军声半夜潮”的气势。人们或在海湾游泳，任潮水冲洗潴热和疲劳；或驾着帆板，孤身在波涛中踏浪闯海；或春郊试马，的的得得地在海滩闲逛。有一天，我来到小梅沙，巧遇那位在蛇口工业区的工程师，他四十开外，还玩海上降落伞。那是一种刺激性很强的体育运动。运动员身上系着降落伞，站在海滩上。降落伞被摩托快艇用长绳系着。当快艇旋风般在海面飞驰，便把人和伞高速送上天空。人随降落伞随风飘荡，降落，象一朵鲜花飘落在碧波上……这项玩艺儿，是胆量、力量和机智的综合，缺一不可。他牵着降落伞上了海滩，对我说了一句很不寻常的话：

“我喜欢拚命地做，尽情地玩。”

这样的生活哲学，乍一听，叫人捏一把汗，仔细琢磨，却是科学的。旧中国的有闲者只取其后半句，而新中国的劳动

者，也习惯于前半句的生活。“玩”字，好象特别刺眼，似乎和无产者绝缘。然而，我从特区人的生活中，蓦然有所悟，它既剔除了旧中国国民爱消闲的劣根性，又不象香港人那样，从拚搏走向窒息。

人类的生存，社会的发展，是要有空间和节奏感的；一座城市的存在，也需要有空间和节奏感。香港人在石头城里生活，透不过气来，便向外寻找生存的空间和生活的节奏。深圳旅游区的开发，使石头城有了一片缓冲地带，同时，也使边城自己有辽阔的空间，使自己的建设者获得一张一弛的生活节奏。近百年来，无数的人从乡村进入城市，城市只好向高空伸延，以至出现“摩天大厦”、“高层建筑”的新名词，后来还出现“摩天城”的壮观。诚然，摩天是壮观的，然而也使城市陷于不见天日的绝境。当今，世界上的名城多在呼喊：要有空间，要有节奏！不然，虽不因重压而“陆沉”，却也为缺氧而窒息。这是城市的悲哀！

边城建设如画，它在重彩缤纷的画面，大胆留着“空白”；边城的生活如歌，它在急促、高亢的旋律中巧设了“闲章”。那“空白”，那“闲章”，常常产生出其不意的效果，把艺术推进奇妙的境界……

花的世界和花花世界

珠海市南部有一个花的世界和一个花花世界。

澳门是个花花世界，这是人们熟悉的。它象一只船靠在拱北岸边，而靠在它的岸边的“水上皇宫”，却恰恰成了它的缩影。它那高层建筑上，霓虹灯光怪陆离，闪着狡黠冷峻的目光。它处在北回归线以南，本应四季如春，但街头所见所闻，却使人不寒而栗。它那挤拥的大街，除了商品的大拍卖，便是肉腿和淫荡的展览，尔虞我诈的赤裸裸宣示，丑恶和罪孽的公演。它那些最出名的酒店、大厦、“皇宫”，却是最肮脏的地方。在这只“船”上，除了“的士”的喧嚷声，便是醉酒的狂笑，性感刺激的舞曲，围“四方城”的呐喊，搏杀殴斗的“交响曲”，连电波也充斥着赛狗场上的狂欢。在装饰十分华丽的“水上皇宫”，善良的人们变得阴郁沉默，惨淡生涯，狡诈的人左右逢源，飞黄腾达。社会的变态，给人们心灵撒下了心理变态的因子，人们用冷酷的感情熔铸一枚宣示丑恶的堕落、恐怖和罪孽的徽章。澳门，如果给它赋予人的性格，在有钱人的目光里，它是《子夜》中的赵

伯韬；在穷苦人的目光里，它是《红楼梦》中的王熙凤！

澳门，它用惊艳遮盖丑恶的心灵，用浓脂粉饰憔悴的脸。只有在清晨，从湾仔驶来一船船鲜花，那带着清香和生气的鲜花，才使它获得一点鲜润和活力。

是的，在澳门彼岸，有一个花的世界，那就是湾仔。如果赋予湾仔人格，湾仔，你是一位美丽淳朴的渔家女。你坐在大海岸边，浪花吻着你的脚板，每当月圆，碧海苍天浑然一体，波光月色上下交融。海面上，忽然象涨了大潮，满海归帆闪着一盏盏渔灯，顺着潮势向你驶来。你仿佛兴奋地站起来，迎接对大海的收获。这时，人们才看清你的姿容，再不是衣不遮体的“渔家妹”了，而是中国新型的渔家女，霞光披肩，云发飘扬，丰神潇洒。你是活泼和端庄的和谐，雕饰和自然的融合。你的鬓发也插鲜花，却显得十分清雅；你身上也穿花衣，却显得落落大方。你是爱美的，爱花的，在你的怀里，有一个历史悠久的百花村，花农世代相传栽花。每当入夜，天上银盘圆月，地上晕黄灯光，照得百花村如海上一个藏珠岛，灿烂夺目。湾仔，你美丽而富有，却华而不俗，貌如其心。你也曾有过和祖国一样的伤痕，把花的世界荡然无存。你抑郁和激愤，但没有颓唐阑珊，只是把抑郁深藏于大海中，把激愤化作重叠的浪涛。啊，湾仔！你在祖国的目光中，就象海滨新落成的“珠海渔女”石雕，具有美的永恒的艺术魅力！

一个是花花世界，一个是花的世界，一个是殖民地的畸形儿，一个是新中国的渔家女，为什么扯到一块来呢？世界上事情就是那么奇妙的。

这两个世界只有一水相隔，涨潮时，相隔四、五百米

宽，退潮时，只隔二、三百米宽，两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解放前，在澳门居住的人，就有不少是湾仔人。湾仔人常划着水艇到澳门卖淡水。解放后，在湾仔等地相继筑了许多水库，往澳门输水，那一个个水库，便是澳门人心中的生命泉。

澳门和湾仔的水道上，还有一种流动渔民，他们既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户籍，也有澳门的身份证。在“四人帮”横行的时候，“窗户”关得严严实实，密不透风，湾仔人不易了解澳门的经济行情，流动渔民便悄悄向湾仔人“透风”。在令人窒息的密室里，开了一个“天窗”，用“三棱镜”把“天窗”外的大千世界折射进来。

每天早晨，湾仔码头是最繁忙的，各式的货车鱼贯而入，起吊机摇动长臂，忙得不可开交；货船挺大肚子尽情“吃”饱；码头上的海关人员检验着每一艘货船……在这些开往澳门的船中，最引人注目的是花船。四十多个卖花妇女头戴彩巾，手提大竹篮，挽着鲜花下船。那些“卧丛无力含醉妆”的大丽，“水上轻盈步微月”的水仙，“独光天下之春”的梅花，“灼灼其华”的桃花，还有牡丹、芍药、紫菊、茉莉、玫瑰、鸡冠、丁香、百合、一品红、凤尾球……把一年春夏秋冬的花都挤在一船来了！

花船开到澳门，卖花妇女便分散到澳门的下环街市、营地街市、水面街市、红街市、雀仔围街市摆卖；她们既有固定的岗位，又派一些人流动卖花，或穿街过巷，或定期给商店酒楼更换鲜花，或应澳门人的红白喜事送花上门。一个妇女在一个早上就能卖上千元港币的花。倘若遇上澳门人的复活节、中秋节、圣诞节、春节等传统节日，花市更旺。就拿春

节来说，节前三天，湾仔的花船川流不息，拥向澳门。象龚自珍诗中说：“如八万四千天女洗脸罢，齐向此地倾胭脂。”一点也不夸张，还颇有点“花光照海影如潮”（黄遵宪诗句）的气势。湾仔的花，把澳门四十万人的心都撩动起来了。从早晨到通宵，一连三天，一天销售量可达一、二十万元港币，三天便可达四、五十万元港币。

但是，澳门是一个国际市场，为什么湾仔能垄断澳门的花市呢？

这里也有一波三折。五十年代，湾仔的花因其“近水楼台”，花色鲜，价钱低，垄断了澳门的花市。到了“史无前例”的年月，“千钧棒”一扫，百花凋零。这期间，美国、日本、荷兰、泰国和我国台湾省的花，乘虚而入。他们用飞机空运各国名花来澳门竞争，名花的争香斗艳，商人的拥挤倾轧，真是花与花之间彼此不容，人与人之间互相轻蔑。这是一种有声有色的竞争！比如，日本的藤状杜鹃，开花时间达数月之久；美国的芍药，花如玛瑙圆盘；巴黎的钻石玫瑰，如晶莹的红宝石；荷兰的剑兰，开着七彩的香花；台湾省的红桃，以双轮、复色出众……加上先进的栽培技术，养的花“脚”很高，便于插在大花瓶里，以显示其大厅的富丽堂皇，商店、酒楼尤为喜欢。这样，当我国在珠海等地实行经济特区的政策后，湾仔的花船再度渡海卖花，即使花价比别人便宜，花色比别人新鲜，但因花小、“脚”矮，顿觉黯然失色。才感到“山中方七日，世上已千年”。更觉“四害”的锁关政策的可悲。但是，湾仔人不气馁，他们沉着地对付外籍的竞争。大量引进外国名花，研究外国的先进技术，冷藏花种，使花蕾同时绽出，形成“群星赴会”的花势；采用灯光